

暴雨后的山坡，洒满温暖熙和的阳光

编者按

8月3日，云南鲁甸地震……震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伤亡在增加、救援在继续、感动在持续……

鲁甸的灾情牵系着亿万国人的心，那个刚出生10来天没有母乳的宝宝有奶粉了吗？那个被埋五六个小时被救出的耄耋老人还好吗？

那些还在联系的失踪的家人有消息了吗？我们不能奔赴灾区参加救援，但我们的心情和灾区人民一样沉重、焦虑。几天来，大量来稿感悟生命、表达普通人的爱心、鼓励灾区人民自强……责编从中精心挑选了两篇文章，记录这一悲壮却坚强的时刻。让我们一起祈祷：鲁甸不哭、国人坚强、大爱无疆……

唱给鲁甸的歌(组诗)

□周宗寿

孩子

新闻画面：鲁甸地震灾区，一个叫童童的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当救援人员扒开砖块瓦砾在废墟深处找到他时，发现孩子的一只手被死死卡住不能动弹。救援人员给他送上矿泉水，孩子说，叔叔，我自己能行，并用自己的另一只手被覆盖的手接过了矿泉水。

当大地的唾沫飞溅
天空倒立山峰喷泻
水流静止道路梗阻
房屋变异成张牙舞爪的怪兽
瓦砾张开血腥的巨口死死咬住
你柔弱但不脆弱的小手
忍住疼痛与哭泣
孩子，你说
叔叔，我能行
那时，时间静止
所有温热的眼睛都把能量
聚集在一双双肉铸成的铁手
让世界翻看鲁甸
面对突然袭来的悲伤
脆弱生命是怎样的刚硬豪壮

当一双双沾满泥土与鲜血的手
从獠牙的残肢中
争抢回幸存和快乐
托举出幸福与希望
所有的欣慰和感动聚焦
一双双流泪却欢笑着的眼睛
灌满热切与祝福
孩子，那时
蓝天平静而安详
透过你稚嫩却刚毅顽强的目光
那一刻，我看
暴雨冲洗后的山坡上
洒满温暖熙和的阳光
一朵不知名的红色小花
经典地在熏风中欢笑歌唱

“熊猫血”

新闻画面：灾区一个被飞石击中骨折的伤员需要及时输血手术，但他的血液是一种

极为罕见的血型，被称为“熊猫血”，但当地根本没有库存，医务人员通过网络求救找到义务献血者，终于从昆明及时运来了800CC 匹配血液，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在大地愤怒的瞬间
飞来的横祸
击倒脆弱
罕见的血型
让盛开的生命之花
将面临枯萎凋谢

灵魂的电波
穿透南高原的层层云雾
揪心的求救信号通过心灵触角
绷紧每一根善良的神经
颤动的血脉
传递出远方重重叠叠的呼唤
龟裂的骨肉
急需“熊猫血”来润泽

与死神对决
与奉献和自私的较量
“国宝”们没有犹豫
800CC 鲜红的生命琼浆
来自昆明
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一滴滴甘露
注入即将干瘪的生命之树
伤口不再疼痛
骨头碎裂的声音
在无影灯下变得宁静
生长中华龙族的血肉深情

透过澎湃血脉
长江黄河的浪涛
撞击我曾经干枯的泪腺
摘下眼镜
我看每寸土地
都长满鲜花和笑脸
每一个看似卑微的生命
都能让死神发出惊呼和赞叹
当生命专列呼啸而过
玫瑰初绽
夏日阴霾的天空
正被激情和泪水温暖



救灾！紧急动员 李法明画

地震后的私房钱

□王月冰

邢大伯是我弟妹的父亲，一直被子女称为“葛朗台”，老婆则叫他“铁公鸡”。据邢大妈说，邢大伯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偷地藏钱，枕芯里、砖缝里、房梁上、上衣夹层、铺床的稻草中……甚至，堂屋祖先的灵位牌后，他都曾偷偷地藏过钱。几十年来，邢大伯从来不告诉家人他挣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每次邢大妈向他要日常开支，他都是盘了又盘，问了又问。

近几个月来，邢大伯特别想去云南看望小女儿。小女儿是他心头最疼爱的“小棉袄”，在外打工认识了云南昭通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不顾家人反对远嫁那里。邢大伯一直生女儿的气，连她的婚礼也不愿去参加。可是，今年上半年，邢大伯突然异常想念小女儿，他说他想去云南。小女儿听说父亲原谅了自己，特别开心，连忙把路费汇到父亲卡上，并且

一再提醒要他坐飞机，小女儿熟悉父亲的吝啬，想着多寄路费父亲才会毫不犹豫地来自己家中。可是，邢大伯无论如何也不愿坐飞机，家人笑他肯定是舍不得钱。邢大伯不说话，只是着急去买火车票。其实，这次邢大伯还真不是吝啬钱，而是因为那段时间电视上接二连三的空难报道让他心中颤抖，其实，他没有告诉家人的是，也正是因为这种颤抖，他迫切地想去看小女儿。

到达小女儿家的第六天下午，邢大伯突然觉得一阵摇晃，然后听到外面大声喧哗：“地震了！地震了！”邢大伯心中一惊，连忙喊小女儿。小女儿牵起父亲的手就要往外走，邢大伯却嚷嚷着：“细伢，我把藏钱地点告诉你。”细伢说：“我不要您的钱。”就在这时，震感停了。很快，就有消息说临县鲁甸地震了，不少人遇难！

邢大伯坚持要小女儿送他回家，小女儿调侃他：“爸，您是不是又在担心您的那些私房钱？”邢大伯还是摇头，然后又点头说：“你陪我回去避一避，说不定这里也会有地震。”见拗不过父亲，小女儿只好陪父亲回家。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邢大伯神神秘兮兮地召开家庭会议，拿出一个布袋子，里三层外三层地解开，露出一沓沓的人民币。邢大伯说：“这就是我这辈子存的私房钱，今天我想分掉。”儿女们都摇头，说：“您老了，我们不要您的钱。”邢大伯固执地把钱分成五份，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各一份，老伴儿一份，还有一份，应是留给自己，没想到邢大伯说：“你们明天帮我去把这份捐给地震灾区吧。”儿女们面面相觑，说：“您老了，还是给自己留一份吧，我们也不要您的。”邢大伯摇头：“捐吧。我这么多年存私房钱原本就是为了关键时刻渡难关的。我的钱很少，可是面对困难的勇气我这一辈子都放在心上，没什么值得犹豫的，捐吧。”

我弟妹都父亲捐出了他的那份私房钱，我没问是多少，因为在在我看来，不管钱有多少，他的那种爱与勇气是灾区最需要的。

烈日下的母亲们

□曹春雷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下去，楼下花园里，一位年纪看上去比较大的妇女，在忙忙碌碌锄草。从早晨我们刚上班就看见老人在那里忙，中午快下班了她还在忙。

我站在窗前，看到老人在阳光的炙烤下，不时拿出手绢擦汗。她大概有60多岁了吧，和我母亲年纪相仿，头发已花白。

听同事说，老人是单位雇来的，家在郊区。整整一个上午，我在凉爽的办公室里，看着外面强烈的阳光，想着阳光下流汗的老人，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受苦一样，心里颇不是滋味。面对要完成的一份材料，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拿一瓶矿泉水下楼，送给老人。看着她咕咚咕咚喝水，脸上露出微笑，心里才好受些。

同老人攀谈了几句，她说子女都在城市里，每月都会寄钱回来，但自己大都存了起来，想着以后子女经济上有什么难处，再拿出来帮助他们。自己身体还很结实，种着地，养着猪，闲时来这里打工，挣的钱花不了。

听了老人的话，我想，这就是母亲，天下千千万万个母亲中的普通一个。

我在单位食堂工作时，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位母亲。那时，每隔十天半月，面粉厂就会送来面粉。随车来卸面粉的工人，都是清一色的妇女。其中一位戴黄色头巾的，年龄最大，后来我知道她已经50多岁。面粉每袋50斤，要从车上扛到仓库里，是个很重的体力活。

看着她和年轻妇女一样，脸上沾满了面粉，流着汗，扛了一袋又一袋，心里满不是滋味。后来卸完车，她接了个电话，听说好像是女儿打来的。我听清了几句，她说自己正在家门口的街上坐着玩，没出去打工，让女儿放心。

看她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花朵，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像她一样，也是喜欢这样撒谎的。

村里有人家种了大片药材，雇人管理。母亲成为其中被雇的一个。在给我通电话时，母亲不小心说漏了嘴，让我知道了。在电话里，我斥责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受苦受累，打什么工。母亲在电话那头，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诺诺说，不去了，不去了。我以为母亲果真不去干了。

但后来有一天，我出差经过家乡时，没和母亲打招呼就回了家。母亲是锁着的，邻居大婶说，你娘这几天每天都去帮种药材的人家锄草呢。母亲骗了我。母亲知道我刚买了房，经济上有些紧张，想赚点钱，为我减轻点负担。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用温暖的谎言欺骗我们，总是给予我们一片海而不索取一滴水，总想为我们分忧解愁却不想为我们增添半点负担的人，就是您啊，我们伟大而平凡的母亲。

躁动与征服

□欧阳阳

人定胜天。早几十年前，这种高尚的思想流行广泛，不仅科学家有乐观的预期，连“农民诗人”都立下了“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誓言。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征服大自然的路很不平坦，海河不发大水了，昔日肥沃的滩涂也变成了盐碱地，高楼林立了，清新的空气也被钢筋水泥染成了灰色的雾霾。等到人们感觉到自身力量不够强大，不得不想到可能顺应自然才是更佳选择的时候，人定胜天的狂妄躁动才暂时在驿站边歇息下来，不甘心的人士则转向那些看起来更细微，然而实际上隐含更大危机的领域去探险，诸如人的基因改造或者是非人的转基因冒险。人定胜天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败下阵来的同时，人们征服的信念依旧坚固。精英们觉得和自然世界的对抗不妨先暂时放下来，人为的世界我们还是必须征服的。比征服自然更早的时候，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对文明化外的世界进行征服，像十字军的献身，像“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彻底清洗。尽管今天一些人已经开始愧疚地对殖民地损毁的原住民文化道歉，但披上羊皮的文化征服始终在继续。

冷静想来，征服近乎人类共有的信念。面对市场这个非自然的世界，人们相信可以捆住那只看不见的手，经过严密的计划经济尝试之后，精英们仍然坚信自己和群氓是不一样的，可以关起门来理性地对非理性的群氓行为进行干预。各国央行的行长们肯定不会把自己当做凡夫俗子，他们依旧在坚定地寻找可以征服市场、驾驭市场的武器。

有精英认为群众没有观点，我不知道潜意识里精英们是不是拥有驾驭征服的权力，如果个人意志的征服是一种冲动所导致，那么人定胜天的思想显然更像是狂的躁动。无论是文明的进步，还是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看来没能够抑制住征服的冲动。奇怪的是，当我们认为征服市场可以带来更多感官享受的当口，那些认为已经脱离凡庸队伍的高人，为什么不去思考征服基于自身的妄念臆想？

如果一个人能征服自己内心的贪念，让被感官享受征服的精神世界释放出来，未必不是更好的选择。“古人”云，地球只是人类的摇篮，我们当然可以保有对征服的期待，只是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征服，又如何去征服他人，去征服世界呢？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终极目的是证明

贾府的茄子和蔡府的包子

□唐宝民

众所周知，《红楼梦》中的贾府是名门望族，但后来败落了，贾府败落的细节是什么呢？曹雪芹早在第四十五回中就给出了答案。这一回中，写到刘姥姥在贾府和贾母、凤姐等人一起吃饭，贾母让凤姐给刘姥姥夹点茄子吃，凤姐便夹了口茄子送到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吃了以后，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众人告诉她真的是茄子，刘姥姥便问是怎么做的，凤姐遂笑着说：“这也难怪，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王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刘姥姥

听了，不禁吐了吐舌头，说：“我的佛祖，到得十来支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贾家败落的原因，当然也有多种，如元妃死去，贾家失宠；北静王失势，贾家失去靠山……但贾平日里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以至出现经济危机，也是贾家败亡的重要原因。这道茄子，也是贾家败亡的细节所在。

蔡京是北宋权臣，是著名的贪官，奸相，大权在握之时，也曾极尽奢靡，风光无限。但宋钦宗即位后，他就败落了，被贬岭南，途中因病，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败亡的迹象，从一个包子中便可以看出。据《鹤林玉露》一书记载：蔡京败落后，有一个士大夫在京师买到了一个女子做妾，那个女子自称是原蔡太师府里做包子的厨师，于是，那个士大夫便让她做包子给自己吃，但她却说自己不会做，那个士大夫便问

她：“你既然是蔡太师府上做包子的厨师，为什么不会做包子呢？”她回答说：“我是包子厨师中专管切葱丝的，所以只会切葱丝，其余一概不会！”连做包子所用的葱丝都要有专人来切，奢侈到这种地步，不败亡天理岂能容？

《韩非子》一书中曾记载了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对话。秦穆公问由余：“你说，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余回答说：“由于勤俭而使国家兴盛，由于奢侈而使国家灭亡。”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据此写成了《咏史》诗一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是珍珠海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兴亡之叹，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奢靡都是败家的根本。

她：“你既然是蔡太师府上做包子的厨师，为什么不会做包子呢？”她回答说：“我是包子厨师中专管切葱丝的，所以只会切葱丝，其余一概不会！”连做包子所用的葱丝都要有专人来切，奢侈到这种地步，不败亡天理岂能容？

刘老大把蝈蝈儿挂到了阳台的葡萄树下，酒喝多了，躺在树下睡觉。那只不起眼儿的小虫子，一唱起歌来，清脆悦耳，带来一身生趣，仿佛整个阳台活了起来。刘老大说，好蝈蝈应该是两头翘：头翘、臀翘，如果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肯定活不长，更不会叫。

刘老大养蝈蝈儿，但一个月后，蝈蝈儿不吃不喝，还是夭折了。没有了蝈蝈的鸣叫，刘老大一个人坐在家里，总觉得少了什么。

蝈蝈是养不住的，只是暂借，最终还要还

租一只昆虫过夏天

□王太生

夏日午后漫长，除了单调乏味的午觉，我想租一只昆虫过夏天。

如果有N种选择，我想租一只蝈蝈儿。以前，经常有农人挑着蝈蝈儿进城卖，扁担上挂满蝈蝈笼。这些年蝈蝈儿不见了，也不知道它去了哪。

蝈蝈儿，翠绿、头大、脸平、触角褐色、短臂长腿，足有锯齿，额生纤须，凸起的复眼，椭圆形。

蝈蝈儿，有方言吗？我不知道北方的蝈蝈与南方的蝈蝈，叫声有什么不同。我的朋友刘老大，能从蝈蝈的叫声中辨别出它们的老家。刘老大说，体型偏大的，叫声“极—极，极—极”，是城南的蝈蝈儿；花纹布满褐色斑点，叫声“吱拉、吱拉”，是城北的蝈蝈儿。

刘老大养的那只蝈蝈儿，是他去拜访朋

友，在路边看到小贩在卖叫声很动听的蝈蝈儿。那些昆虫用一只只小巧精致的小竹笼装着，被他用蝈蝈的叫声吸引，凑过去看热闹。小贩说，蝈蝈儿可以养来解闷，刘老大花10元钱买了一只。

刘老大把蝈蝈儿挂到了阳台的葡萄树下，酒喝多了，躺在树下睡觉。那只不起眼儿的小虫子，一唱起歌来，清脆悦耳，带来一身生趣，仿佛整个阳台活了起来。刘老大说，好蝈蝈应该是两头翘：头翘、臀翘，如果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肯定活不长，更不会叫。

刘老大养蝈蝈儿，但一个月后，蝈蝈儿不吃不喝，还是夭折了。没有了蝈蝈的鸣叫，刘老大一个人坐在家里，总觉得少了什么。

蝈蝈是养不住的，只是暂借，最终还要还

漩涡

□杨东彪

除了上帝，谁能制造
这么大颠覆的陀螺
又有谁，具有如此大的神力
几鞭抽打
海水往外扩散
分离出时光隧道

那么多铣削后的海水
毫不犹豫地向隧道的那端发起冲锋
令巨浪腾跃长啸
跌宕以后
无心盘踞在海面
甘受肢解
义无反顾地加入穿越的队列

不知穿越
是否为了崛起
螺旋梯每一个角度的景观
选择
未必是冒险
但必须是旋转的涅槃
天边已被黑色控制
我听不到鞭子扬起的响声
在偏离原心的位置
不停地转
直至瘫倒在陀螺的门扉

诗人独白

人生无处没有漩涡。暗潮涌动，深不可测。是否是陷阱，到了才知道。到了的前提，无论刀山火海，必须先走一遭。

狗子说，那是深渊，隐私，不留印痕。童言无忌，不过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我说不上来。

有时觉得自己就是漩涡，不停地转，不停地重复，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是谁在转动着自己……

烈日下的母亲们

□曹春雷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下去，楼下花园里，一位年纪看上去比较大的妇女，在忙忙碌碌锄草。从早晨我们刚上班就看见老人在那里忙，中午快下班了她还在忙。

我站在窗前，看到老人在阳光的炙烤下，不时拿出手绢擦汗。她大概有60多岁了吧，和我母亲年纪相仿，头发已花白。

听同事说，老人是单位雇来的，家在郊区。整整一个上午，我在凉爽的办公室里，看着外面强烈的阳光，想着阳光下流汗的老人，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受苦一样，心里颇不是滋味。面对要完成的一份材料，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